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第沙集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上

第五分初破僧法

尒時調達第三念言我今破沙門瞿
曇僧得大名稱一切當言沙門瞿曇
有大神力而調達能破其僧念已便
語眷屬頞鞞分那婆藪般那盧醯伽
盧帝舍瞿伽離褰茶陁婆三聞達多
等其衆中三聞達多最大聰明語調
達言沙門瞿曇有大威德其僧云何
而可得破荅言我當於僧中明五法
應盡壽持一不食鹽二不食酥乳三
不食魚肉若食善法不生四乞食若
受他請善法不生五春夏八月日露
坐冬四月日住於草菴若受人屋舍
善法不生此摩竭鴦伽二國人皆信
樂苦行我等行此五法從者必多足
以破之三聞達多聞已亦謂調達可
得與佛中分僧衆振名遠近即便
從之時調達有優婆塞弟子名和脩
達常供養調達調達次以語之亦相
然可於是調達十五日布薩時於僧

中說上五事自行專習言若忍學此
五法者可捉此等時五百比丘皆取
籌唯除阿難及一須陁洹比丘時舍
利弗目連諸大羅漢皆不在彼布薩
會中調達行籌畢即與五百比丘和
合布薩阿難及一須陁洹比丘既不
受籌便即出去往到佛所頭面礼足
以是事白佛佛因說偈
善人共會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惡會難
時舍利弗目連聞此事往到佛所佛
遥見遥歎言善来舍利弗目連汝等
可往調達衆中將五百比丘還二人
受教礼足而去時須陁洹比丘隨阿
難来者見舍利弗目連去即便啼
泣佛問比丘何故啼泣答言舍利弗
目連是佛第一弟子今往調達衆中
恐學其法是以啼泣佛語比丘汝止
勿泣舍利弗目連須更自當將五百
比丘還於是舍利弗目連往詣彼衆
三聞達多遥見便走語調達言今沙門
瞿曇第一弟子舍利弗目連来或破
諸比丘意當莫共語亦莫令坐調達
[illegible]

自以五法為道不受其語不著心中
舍利弗目連既至調達便言善來舍
利弗目連可就此坐語言若人有智
先所未聞聞便受行汝等先是沙門
瞿曇第一弟子今復來為吾作第一
弟子不亦善乎舍利弗目連默然不
答調達便謂已受其語即効佛常法告
舍利弗目連汝可為衆說法吾背小
痛當自消息便四疊僧伽梨枕之右
脇著地累脚而卧不繫念在前須臾
眠熟轉左脅著地呼聲駭人時目連
現種種神力如常所說舍利弗說種
種妙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梵行之
相五百比丘聞已即於座上遠塵離
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
更相語言我等可起還到佛所舍利
弗目連即從坐起與五百比丘俱還
佛所時三聞達多以足指蹴調達罵
言釋奴起舍利弗目連以餘方便將諸
比丘去矣調達驚起罵言是惡欲比
丘始有善意如何忽生惡心以方便
將我比丘去便大怖懼熱血從鼻孔
出即以生身墮大地獄舍利弗目連

[illegible]第二十五

[illegible] 上

到佛所已頭面礼足却坐一面目連
白佛言世尊我欲使此五百比丘更
受具足戒佛言不須更受所以者何
此五百比丘愚癡故以法想取籌今
但聽僧令作偷羅遮悔過
目連白佛言奇哉世尊調達效佛墮
如是苦處佛言調達不但今効我墮
於地獄昔亦曾効我墮於苦處目連
又問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世時空閑
處有一池水有一大象入池取藕淨
洗而食色力充足復有一象亦効取
藕不洗而食以此致病遂便命終佛
因是事即說偈言
勿得効大龍　大龍不可効　以効大龍故
食泥致死苦
佛告目連彼大象者我身是異象者
調達是昔効我故致於命終今復効
我受斯大苦目連白佛言奇哉世尊
調達從佛聞法誦八万四千法藏得
五神通如何而反憍慢世尊佛言不
但今世昔亦曾從我聞法而慢於我
目連白佛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
有一象師極善調象王供給甚厚時

有一人往詣其所語言教我調爲我
爲弟子爲師即便教之都无所隱其
人旣知便生嫉心往到王所白言彼
人所知不勝於我去何供給遠不相
及王即呼彼爲師問言汝與弟子孰
爲勝負荅言願聽却後七日現調爲
法王即聽之爲師於七日中更調諸
爲語進而退語退而進語坐而立語
立而坐作如是等反教調爲七日期
至便於王前與弟子共現調爲之術
然者二人未有一異王問弟子汝更
有異法不荅言無復問彼師汝更有
異法不荅言有王言便可現之即便
反教爲皆從之王於是始知弟子前
言爲虛便瞋言如何面欺於我彼調
爲師白王言此人是我弟子我先教
之都無所隱未能盡知便見輕忽今
當說譬願王聽之昔有一人於春末
月著一重草屣地熱草燥嚙破其脚
本欲護脚而反更傷我亦如是先教
弟子欲望其益而反爲害尒時世尊
因說偈言
始欲著草屣　本欲護其足　得熱燥急時

而更反自傷 世間愚惡人 不念恩在己
從師學技術 而反欺誑之
佛言彼爲師者我身是也弟子者調
達是也世世從吾受學而反輕慢
於我
目連白佛言希有世尊舍利弗一說
法破調達衆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
說法以破其衆又問其事云何答言
過去世時有一射師名拘和離有人
從學射法六年教之語言應作如是
捉弓如是批箭而未教放法弟子後
時念言我六年中學捉弓批箭而未
一放今試放之便放箭射一大樹徹
過入地其師聞之問言汝已放箭耶
答言已放又問汝射何處即示所射
之樹師言汝已成射我爲第一汝爲
第二又語言某處有五百賊斷路一
切無敢從中過者汝可往破以清其
路可有大功即與馬車一乘美女二
人幷以金鉡箭五百發於是弟子乘
車載女執如意弓帶五百發箭受勅
而去正遇彼賊共分諸物使人邏於
要道邏人遙見馳白賊帥賊帥語衆

人言我等作賊未曾有人獨將好婦
於此路行此必勇健不畏強敵宜共
聽過勿得擾之彼人便往一處令婦
持金鉢往賊所稱己名乞食衆賊皆
樂其婦又貪金鉢即便議言女色如
是金鉢如此我等云何而聽其去賊
帥又言彼必自量無所畏故敢作此
事且當忍抑慎莫招禍賊衆聞已便
與滿鉢美飯婦持食還復令往語汝
等分物與我一分衆賊大忿此為何
人乃以一夫敢輕大衆當共殺之勿
抱此耻賊帥如前語之即復與分婦
得分還復遣語賊言可共我戰俱不
相置衆賊復言此人轉見輕蔑不可
復忍賊帥曉喻不能令止勇忿志難
便共齊力往擊彼人彼人便射一發
殺一人四百九十九發殺四百九十
九人餘有一發以俟賊帥更相覓便
而不能得彼人便令婦裸形賊帥前
立賊帥心亂因此放發即復殺之於
是其婦即說偈言

雖有利弓箭　未曾落一發　殺傷既狼藉
如何不生悔

彼人亦以偈荅

我有此妙技　弓箭應心手　殺一雙生害

以何應致悔　吾本行此路　為人除怨害

不自顧身命　以成勇健名

佛言彼射師者即我身是射弟子者舍利弗是五百賊者今五百比丘是賊帥者調達是舍利弗昔以一箭破彼群賊今一說法破調達眾

目連復白佛言奇哉世尊調達罵云惡欲比丘便以生身墮大地獄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以惡口生身受大苦又問其事云何荅言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厚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今此池水涸竭親厚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尒時世尊因此說偈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无有樂

若以財利諍　此惡未為大　惡心向佛者
斯乃為大惡　阿浮有百千　尼羅三十六
惡意向賢人　當墮此地獄
佛言彼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
有死苦今復瞋罵墮大地獄告諸比
丘我若見調達有一毫善法者終不
記墮大地獄受一劫苦辟人沒大糞
坑若人欲救不見一毫淨處可捉我
觀調達亦復如是又告諸比丘我不
見餘法壞人無上道意如名聞利養
調達所以破僧由利養故調達成就
八非法故破僧利不利稱無稱敬不
敬樂惡隨惡知識
優波離問佛云何得名破僧佛言有
四事名破僧說五法自行籌捉籌於
界內別行僧事又問云何名僧不和
合而非破佛言若王助破僧令僧不
和合而非破若大臣優婆塞優婆夷
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一比
丘乃至七比丘助破僧亦如是若不
問上座而行僧事是即不和亦非僧
破若不共同食於食時異坐鬪諍罵
詈亦如是要於界內八比丘分作二

部别行僧事乃名為破又問是中誰
破僧佛言作主者又問誰一劫墮大
地獄不可救佛言作主者又問凡破
僧者皆一劫受大地獄苦耶佛言不
必皆一劫受大地獄苦有八人破僧
受一劫大地獄苦若法法想說言非
法若非法非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
法想說言是法若非法法想說言非
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非法若法非
法非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疑說
言是法若法非法疑說言非法有六
人破僧不墮大地獄一劫受苦若法
法想說言是法若非法非法想說言
非法若法非法想說言非法若非法
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法想說
言非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是法

五分律第五分之三卧具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頻䫋比丘侍佛左
右後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威儀庠
序視地而行有一長者見之作是念
我未曾見如此人比便往問言汝是
誰誰之弟子從誰出家行誰道法時
佛始成道世皆稱之為大沙門荅言

我名頞髀大沙門是我之師從彼出家
行其道法長者聞已歎言未曾有也
自有如是威儀而從大沙門出家行
其道法又問汝今住何處荅言阿練
若處山巖樹下露地塜間是我住處長
者聞已倍生歡喜歎言威儀庠雅所
師已勝乃復住止如斯之處又問敷
何敷具荅言加尸草拘尸草婆婆草
文柔草及樹葉等下至沙土皆我敷
具長者聞已復加喜敬歎言乃能復
作如是少欲又問我若為大德作房
能受用不荅言世尊未聽我等受用
房舍又言大德可以此白佛我亦當
自白頞髀默受其語於食後還到佛
所頭面礼足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
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房舍施
彼長者後來佛所遥見世尊容顔殊
特猶若金山内懐喜敬前礼佛足却
坐一面佛為説種種妙法乃至苦集
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見法得果
受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我欲作房
舍施諸比丘願聽受之佛默然許彼

長者知佛聽已從坐起前礼佛足右
遶三匝而去即以其日造六十房舍
復作施房飲食其家眷屬皆共供辦
世間珎味無不必備有破薪者有取
水者作食者掃地者香汁灑地者敷
座者散華者敷高座者
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須達多出三十
万金錢與王舍城人年年來債長者
常出一由旬迎以設大饌不復得出
須達多作是念彼或遭王難水火盜
賊人非人難故不迎耶既至先到其
舍見其供辦種種餚饍問言汝為婚
姻節會為請王耶答言非婚姻節會
亦不請王又問何故乃辦奇妙飲食
答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
亦皆如是我今請之故設此供所以
不獲出相迎耳須達多言我亦聞有
佛當出於世号如来應供等正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汝今所請為是佛耶為
非佛耶答言是佛又問今在何處彼長
者即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右手指佛
所在言佛在彼處須達多聞已歡喜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第十二張　上

踊躍偏袒右肩遥向佛礼三反稱南
無佛竟夜念佛疲極得眠其宿世善
知識作神護之神作是念我當令此
長者不經宿而得見佛即令夜明須
達多謂日已出起趣城門城門自開
既出已門便自閉忽然還闇須達多
怖懼念言我向者將不狂耶神知其
念即說偈言
今是趣佛時　若舉一歩者　利重千金施
為馬所不及
又語莫恐莫怖前進前進須臾見佛
須達多聞已恐怖即除即便前進遥
見世尊儀則殊特猶若金山世尊見
之讃言善来須達多須達多聞之歡
喜佛乃知我父母所作名字頭面礼
足却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乃至
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見法
得果已受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願
佛及僧受我舍衛城夏安居如是三
請佛皆默然至第四請乃告之言若
住處無有憒閙寂寞無聲諸佛乃當
於中安居長者白佛已解世尊願差
一比丘為經營之佛問言汝今樂誰

答言欲得舍利弗佛即語舍利弗汝
便可往為經營之舍利弗受教而去
時前長者晨朝自往白佛食具已辦
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著衣持鉢前
後圍遶往到其舍次第而坐長者手
自下食食畢行水白佛言世尊我以
此園房舍施四方僧佛默然受知佛
受已取小牀於佛前坐佛便為說隨
喜呪願偈

為遮風寒熱　及障諸惡獸　蔽防雨露塵
亦除蚊虻患　以施持戒人　坐禪誦說法
若聞解其義　得盡諸苦源

佛說偈已更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
已便還所住
於是須達長者將舍利弗還舍衛城
所經聚落處處唱言佛出於世有大
威德其諸弟子亦復如是我已請之
於舍衛城安居汝等皆當共安頓處
修治道路及諸橋梁預辦供具以待
世尊彼諸人等聞其此唱知佛世尊
當從此過皆大歡喜敬承其語須達
長者既到舍衛作是念何處極好堪
作精舍唯此城童子祇林園果美茂

其水清潔流泉浴池香華悉備當買
作之念已往到其所語言我欲買園
寧能見與不答言若能以金錢布地
令無空缺然後相與須達便以金錢
布地祇言我說此辟不欲相與須達
復言說此為價豈得中悔共諍紛紜
遂便徹官官即依法斷與須達祇問須
達何故不惜金寶而買此園須達答
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
復如是我已請之於此安居是以傾
竭無所愛惜祇復言若聽我更作園
名名為祇園精舍者當以相與須達
言善即令人出金錢布地量樹處所
皆補令滿舍利弗然後以繩量度作
經行處講堂溫室食廚浴屋及諸房
舍皆使得宜時諸房舍泥治不密風
塵蛇鼠壞僧臥具惱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言聽表裏及仰泥僧應畜斧鑿
刀鋸鏵鍬梯橙泥塲種種作屋之具
亦聽壁灑畫之作牕戶扇鉤鏁作
戶鈎不聽如刀柄帶者腰中犯者突
吉羅有諸比丘執作塵土汙身須浴
佛言聽浴浴處有泥佛言聽塼砌地

安牀板有諸比丘於塚間得敷具繩
牀不敢取佛言聽取若大應截時王
舍舍衛二城中間有一住處諸居士
以施諸比丘無有住者佛言聽諸白
衣請摩摩諦留住護視供給所須時
諸住處無有籬障牛馬唐突壞經行
處佛言聽周匝作籬摇塹牛馬猶故
得入佛言聽種剌棘作援牛馬猶得
唐突佛言聽築牆若累塼墼草瓦覆
上聽作門屋亦聽重作聽作兩扇有
諸比丘於房內嚼楊枝洗手面及洗
脚濕地壞僧卧具佛言不應介有諸
老病比丘寒時不能出洗佛言聽用
澡盤及瓮承水有房舍患塵起佛言
應涅涅地以十種衣隨一一衣敷上
有諸下座比丘先洗脚上座後來洗
脚未竟縮令去佛言若下座先已洗
應聽竟有諸比丘露處經行雨時漬
衣以廢經行佛言聽作步廊有諸比
丘庭中行雨時壞地汙脚佛言聽累
塼石作階道有諸住處无水佛言聽
掘井若作淨池諸比丘欲作卧褥敷
牀上佛言聽以十種衣隨一一衣作

用羊毛駝毛劫貝華乃至軟草貯之
諸比丘作褥大厚佛言極厚聽至八
指聽僧作四方僧作及私作僧敷具
壞不知云何佛言應差人補浣
時諸比丘日日分僧卧具佛言不應
尒聽春末日分卧具夏初日結安居
時六群比丘選擇好房好卧具住佛
言不應尒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
分卧具人所差比丘應題卧具識在
何處房隨上座次分若有長好者上
座須應與若不須次下隨坐隨與若
有後來比丘隨大小以次安之自下
展轉就於下房若下座無房則已諸
比丘欲作新繩牀木牀佛言聽作若
無巧師比丘能自作亦聽聽十種縷
二縷作繩有諸比丘欲貯繩牀佛
言聽貯有諸比丘繩牀上行立繩斷
佛言不應行立繩牀上有諸比丘短
小欲於架上取衣舉衣不及佛言聽
繫念在前立繩牀陛上取之有諸比
丘尼坐貯繩牀上月水汙不淨爛壞
佛言比丘尼不應坐貯繩牀上有諸
小沙彌住貯繩牀上失溺不淨爛壞

佛言小沙弥亦不應住貯繩牀上有
諸比丘在高牀上受經問義佛言受
經問義皆應在下處坐諸比丘住處
庭中生草佛言聽使淨人知房中塵
土汙牀臥具佛言聽隨意作拂拂之
大會時諸比丘来多房舍大而少無
有住處佛言於房中次第敷臥具足
使容身滿而止若欲以衣遮前聽各
各遮若足者善若不足外有空處聽
作庵屋舊住比丘應為作之既作庵屋
過大會已為火所燒延及住處佛言
過大會已應壞而去若舊住比丘惜
不聽壞者客比丘但囑舊住比丘而
去大雨時諸比丘无集聚處佛言聽
作大堂寒時諸比丘聚集患寒佛言
聽作溫室時舍利弗為毗舍佉毋經
營作新大堂彼持穀米来施四方僧
諸比丘不敢食佛言若為四方僧作時
聽隨意食有諸比丘乞食還施四方
僧不知誰應食佛言為四方僧作者
得食有房舍破壞諸比丘不治佛言
應勸化白二羯磨與道俗欲治者令治
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房故壞无

人治某甲欲治令僧與令治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某房故壞乃至令僧與令治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與某甲故壞房治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欲題名是某甲檀越房聽題之卧具亦如是有一住處大水所漬諸比丘各各舉所住房卧具無比丘住房無人舉水漬漬爛後時房主檀越見嗔呵諸比丘言云何獨使我房卧具為水漬爛佛言若有水火時應大聲唱打揵椎令一切僧盡共相助舉若有一人不相助舉得突吉羅罪

時羅睺羅至鄰羅聚落為一優婆塞深所敬信為起房作房竟羅睺羅有小緣事遊行人間時阿難往彼聚落彼優婆塞即復以房施阿難羅睺羅還令阿難出阿難言先雖施汝汝行後更以施我便是我房於是俱至彼優婆塞所問言定是誰房荅言我雖先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於後時更施阿難應是阿難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此優婆塞不但今世昔亦曾尒諸比丘
又問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世時有王
名婆摟其國界有二仙人一名羅睺
羅常好坐禪一名阿難多聞无畏彼
王先見羅睺羅甚敬重之為其作房
作竟出行人間阿難後来王亦重之
便以先所作房施之羅睺羅行還令
阿難出云是我房阿難亦如上言是
我房共至王所問言定是誰房荅言我
雖先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於
後更施阿難應是阿難房尒時諸天
龍鬼神皆作是言此王非法云何先
以房施羅睺羅後奪以施阿難我今
當壞其眷屬即共往王宮以石打擲
殺王眷屬佛因是事而說偈言

王施無前後　仙人共諍之　致使鬼神忿
自招滅眷屬　若隨愛行事　智者所不譽
以是應捨愛　歡喜隨義說

佛言彼羅睺羅仙人者今羅睺羅是
阿難仙人者今阿難是國王者今優
婆塞是告諸比丘從今不聽受他先
施房犯者突吉羅

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向訖羅訖列
邑彼有五比丘舊住聞佛與大衆當
来共議言彼衆中有舍利弗目連必
惱我等我等寧可分此住處房舍卧
具園果之屬以為五分各為私有議
已便分佛衆既至諸比丘往語言汝
等開房敷卧具我等須住五比丘言
佛是法主當開第一房令住餘處我
等已分盡是私物不復屬僧自可於
聚落中隨知識求其所安時舍利弗
目連無有住處便依佛菴下宿明日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四方
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可賣不可分
何謂五一住處地二房舍三須用物
四果樹五華果一切沙門釋子比丘
皆有其分若護若賣若分皆犯偷羅
遮罪彼五比丘所分處於後四方僧
来集復共分之後更有客比丘来語
言為我開房當於中住先来諸比丘
言我等於四方来是我等分已共分
之不復屬汝汝可往聚落中更求所安
後来比丘便往聚落中求住諸白衣
言大德彼有僧房何不住中而来此

為諸比丘便還向僧房比尒已闇於
道中為虎所害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我先不
說四方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可賣
不可分耶云何護僧住處不與後来
比丘乃使為虎所害種種呵責已復
言若護若賣若分四方僧物皆偷羅遮
有諸比丘住海岸邊村木難得无可
作屋彼多有大魚骨欲取作之以是
白佛佛言聽作諸比丘患魚骨臭佛
言聽以香泥泥之有諸比丘經營作
僧住處作竟客比丘来是上座駈
令出住其房中彼瞋恚言我經營辛
苦而反不得安住以是白佛佛言聽經
營主隨意所樂住諸比丘便長與之
以是白佛佛言應量其功夫多少極多
聽至十二年住應白二羯磨與之一
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
經營主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住僧今與隨所
樂房若干年住誰諸長老忍默然若
不忍者說僧與某甲比丘隨所樂房

若干年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有諸比丘作木牀繩牀置房中或泥
地或小小治護便求隨意住佛言不
應求若治房功夫極少三分之一聽
從僧求隨意住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